

小桥旁,它扎根于宁静山村里,顽强生长,不畏寒暑;溪水边,它飘摇在岁月轮回中,红遍枝干,绿满枝头;巨石间,它屹立于时间长河里,物化历史,装点江山……它,咸安区大幕乡马鞍头村岭下余湾的重阳木古树,用710年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和温情,融汇了生命的精彩和光芒。

12月1日,记者走进咸安区大幕山深处,寻访咸安区“重阳木王”古树的魅力风采……

710岁

重阳木

依旧『神』采飞扬

■文图 记者:刘玉关 通讯员:吴翔 周习九



#### 四季“神”采的古树

初冬,行走在洒满阳光的大幕山乡村小道上,清新而又温暖,不经意便到了马鞍头村岭下余湾。远远望去,一株曲干虬枝,苍劲古朴的大树在风中摇曳,似乎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走下田间小道,拐过几道田塍,踩在落叶铺就的厚厚地毯上,片刻便到了710年的重阳木古树下:20米的树高,62米的胸围、28米的東西冠幅,“生”来就是树王风范……看,小桥流水之上,“神采飞扬”的重阳木古树在落叶之后呈现着另一种美:盘根深扎石间,树枝耸入云天,树体巍峨挺拔,树干苍老遒劲,几根绿藤盘缠在树间,传递着一种历经风雨的沧桑美和生命美。

其实,重阳木的美,美在四季。当地村民介绍,早春二月,嫩叶鲜绿光亮,蕴含勃勃生机,酷暑盛夏,树冠浓郁青翠,枝叶茂密,为你撑起一片清凉;九九重阳节,萧瑟秋风中它染成张扬的赭红,诠释着生命的热情壮观与平淡,不似春光,胜似春光;到了冬天,它叶落归根,只留下光秃秃的枝丫,孑然挺立,凌霜傲雪。

在当地人口中,这株重阳木又叫红阳,因为心材呈褐红色,且质重而坚韧,结构细而匀,是珍贵的建筑、家具用材。尽管材质优良,但即便是自然断枝,村民也从不捡一枝一干回家,因为此树是当地村民心中的“神树”。

#### 两个“神”秘的故事

“神树”,拥有太多神秘的故事。69岁的村民余家芝亲历了两件事情后,不得不感叹古树的“神奇”。

第一件事,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。本地一户农家缺柴火,男主人便就近来到重阳木树下,挖断一条大树根扛回家。可刚进门,家里六七岁的孩子突然说腿疼,而且难以行走。尽管四处求医,但孩子的腿依然不见好转。后根据当地老人建议,余家芝和当地村民帮忙用五色线将砍下的树根连接到古树根部。没过多久,那孩子能活蹦乱跳了,如今已近四十岁,早在咸安城区成家立业。

第二件事,以往过年之时很多人曾亲眼目睹。余家芝介绍,他见过多次,最近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。那时,外村的香火龙队会提前告知要到本村舞龙,很多村民早早出门迎接。突然前方星火闪闪,大家奔走相告,说龙队来了。可左等右等不见锣鼓响声,原来村民看到古树上几百盏灯笼在闪烁,大家称这种现象叫“百花灯”。但如果特意去看,古树上并没挂灯笼。

古树在当地村民心中的位置尤显重要:这是一种精神依托,是一种生活情怀,是一种生命支柱。

#### 一段“神”奇的传说

“神树”,除了在村民中有“神一般”的故事,同样也有一段神奇的传说。

相传很久以前,大幕山外有薛姓兄弟两人进大幕山采药迷失了方向。太阳快要落山时,他们遇见了两位娇美非凡、举止脱俗的女子。哥哥声称因天色已晚,请求到她们住处借宿一夜。两个女子当即同意,将兄弟俩引进了一座美丽的山庄。他们彼此心生爱慕,便结成了两对夫妻。大概过了半个月,兄弟俩提出回家看看,两女子便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出山。兄弟俩想到进山时迷过路,便在进山必经的田畈小溪旁栽下一株树作为标记,因正值重阳节,取名“重阳木”。“山中方一日,世上几十年”,当他们回到家时,一切都变了,薛家的子孙已传了7代,他们这才明白山中遇见的女子是仙女。再到“重阳树”对面的山上去找她们时,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古树下,曾经留下村民太多美好:老人们闲聊静养,男人们挑担取水、女人们院纱洗衣、孩子们游戏玩闹……余家芝回想过去一幕幕,笑在脸上,乐在心头。不过,当自来水安装到户后,很少听到古树下传来的笑声。

如今,重阳木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,是自然意象与人文精神的交织,它以其特有的风姿体现了大山深处山村悠久的历史,以其丰厚的内涵展示了咸安古老璀璨的文化。

江渭清:

## 县城谈判大无畏 花墩改编建功勋

■黎时忠 黎育林

江渭清(1910年—2000年),湖南平江县人,革命战争年代转战在湘鄂赣、华东苏浙等地,曾在红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担任过多种高级职务。解放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,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”,无论是在“反右”、“反右倾”还是在“公共食堂”和“四清运动”等重大政治事件中,都能如实讲出自己的看法,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。在轰轰烈烈的“反右”和“反右倾”运动中,江苏省居然没有给一个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戴上这两顶“帽子”,在全国这是惟一的。

1937年,湘鄂赣省委西北代表团书记、军分区兼鄂南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江渭清,率机关干部和红军游击纵队驻守在湘鄂边陲的革命根据地药姑山,开展红军游击斗争。在向上级失去联系的艰难情况下,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第二次国共合作、团结抗日的情况后,分析当时形势,提出“保持实力,筹粮筹款,准备谈判”的主张,向湘鄂赣三省、武汉行营及周边各县国民党当局发出“停止内战,团结抗日”的通电。

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接到江渭清提出的谈判要求后,派遣中将副官和岳阳警备区少将司令,带着他亲书的充满恐吓、利诱的信,先后两次到药姑山想降服江渭清。江渭清一一予以驳斥,严正申明我党我军的主张和立场。为了取得谈判的主动权,他机智地派红军游击队奇袭国民党顽固派,歼其一个多营,从而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,迫使他们接受和谈条件,邀请江渭清至通城县城同何成浚的代表、通城县长曹公锦和湖北省保安团长会谈,并达成协议。

上个世纪的文革期间,中央调查组来通城找冷月生、吴子宜等了解江渭清在鄂南革命期间的问题,冷月生等同志详细向调查组反映了江渭清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。谈判是在1937年的9月,在一天傍晚,脚有点跛的江渭清带两人来到了县城当时气派的西门旅社(现县实验幼儿园对面),县长曹公锦带着秘书吴子宜等候在这里迎接。江渭清一行住在旅社二楼,与县长曹公锦谈了三天,达成了以下协议:一是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,通电全国,一致抗日;二是在通城设立“西北特委通城办事处”,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为抗日部队,国民政府保证我方部队供给,并给100张武汉行营护照;三是监狱释放了36名政治犯(包括红军在内),当局还对每位释放人员发放了一套新制服,有部分人释放后立即参加了抗日部队。

江渭清一行谈判结束后回到药姑山,按照董必武的指示,率部与特委副书记余再盛和刘士杰部队会合后,广泛开展抗日宣传,收集鄂南失散红军,汇集成一支约三百多人的队伍,9月底集结于药姑山麓的大坪花墩。国民党县政府派代表来大坪花墩,清点了红军人数,并且宰猪杀鸡,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在仪式上,江渭清讲了话,国民党的代表也讲了话。第二天,江渭清率领300多人的队伍离开通城,到平江嘉义集合,整训改编成新四军1支队1团3营,奔赴了抗日前线。

夏日郁郁葱葱的重阳木